

章氏叢書

劉漢微言

全

餘杭章炳麟太炎著

葯漢微言

浙江圖書館校刊

民國九年有六月初讀七日讀竟就中關於
佛典及古算以無書籍詞典參考多闕而未讀留
待他日有資再斷幸甚也 音曉 庚申月記

薊漢微言

章氏叢書

卷四

五年

此中所述餘杭章先生口義百六十七首起自乙卯訖於丙辰之初就所臆持次第足記凡諸眇義古近希有不自私利布之世閒亦檀度之行也丙辰仲春弟子歙縣吳承仕記

昔居東時有人問言心本真如性何緣突起無明桂伯華舉起信論風水之喻荅之然水因風而有波水是眞如性波是生滅心風乃外來本非水有而無明眞如是一心法則斯喻原非極成有執是難桂無以解余謂馮鳴之言容亦有漏解斯難者應舉例云如小兒蒙昧不解文義漸次修習一旦解寤當其既通與昔未通之心非是二物然未通之時通性自在喻如眞如當其未通喻如無明由塞而通喻如始覺同本苟

無通性則終不可通若無不通之性何必待學習方知文義邪雖然斯例則通達矣而終不解無明突起之由余以所謂常樂我淨者我即指真如心而此真如心本唯絕對既無對待故不覺有我即此不覺謂之無明證覺以後亦歸絕對而不至再迷者以曾經始覺故復有問言何時而有無明此難較不易釋佛書多言無明無本際蓋爲此也然深思之故亦有說時分之成起於心之生滅生滅心未起則時分之相無自建立因無明而心生滅因生滅相續而有時分之相故謂之無始無明苟諦察之斯難又無自發矣蓋真如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一落名言計度即生滅門攝故風水微塵瓦器金莊嚴具等以喻合法皆不諦當者以非一切世閒有爲法

所得比擬故也。

第七識恆審思量。唯是執我。此最易驗。然常人以爲不過我對則我執不見。不知念念不已。即似無念念。念念執我。即似無我。必有非我之色。忽然見前。乃覺有我。實則念念相續。俱是我執。即如出話撰文。母串成體。足以自達。亦由我執相續。乃至行住坐卧。未嘗起想念我。而終不疑是誰行。誰住。誰坐。誰卧。此即末那之用也。

破我執易。破法執難。如時閒有無。始終空閒有無。方所皆法執。所見此土。陸子靜輩思之。終不了然。實未達唯識之旨。時閒者。起於心法。生滅相續。無已。心不生滅。則時閒無自建立矣。空閒者。起於我慢。例如同時同地。不能並容二物。何以不容。

則因我慢而有界闕。因界闕而有方所。滌除我慢則空閒亦無自建立矣。

昔人言性者皆非探本之談。不知世所謂善惡俱由於末那識之四種煩惱。仁爲惻隱。我愛所推。義爲羞惡。我慢所變。及夫我見我癡。則不可以善惡言矣。廣說亦得。言有善惡相應。然以仁義禮智四名並舉。即非實說。仁義自是相稱。智爲是非之心。即屬我見。禮者隨順世俗加行有爲之事。其業用與法律同科。與三德不相類也。若言辭讓之心。此即慢心負數。而亦攝在羞惡心中。不得並列爲四。應言固必之心。誠之端也。屬我癡攝與愛慢見列爲四相。而是四相堪爲善業。亦非不可爲惡業。愛爲淫佚。慢爲悖悍。見爲邪慧。癡爲頑喆。故應說

言無記說言無善無不善說言。洩之東方則東流洩之西方則西流。

東土比北無有戒律而解經過於中夏然諸緇素博士不能真解無我有一博士說言釋迦既言無我懼人放棄責任乃以輪回酬業之說自救此二說者要爲矛盾誠令無我輪回者誰邪余聞之笑曰正因無我故得輪回若常樂我淨者輪回何自起邪義本一貫而彼以爲強施補苴實不解無我義耳佛說無我本與數論勝論對辯非與通俗對辯也彼所謂我是實是徧是常而阿賴邪識所變我相五蘊所集我相非實非徧非常故說無我若如通俗所言唯於是時是處見起主宰而不定謂是實是徧是常佛亦自稱曰我豈與通俗起爭邪

勝論書有十句義列在釋藏近世鮮傳其學數論則有金七十論其說爲詳余又從印度學者得彼偈頌亦金七十論之流因與對譯其文如左

我以何故生 我在何處生 命以何故住 命在何處寄
由何住樂境 我論何所依

處

時自性決定 及儻來四轉 以此爲本因 思或是丈夫
聚合者非因 除人獨存在 有此阿德摩 苦樂之本
根 彼隨順寂定 內視之所見 神我之功德 於內被
包裹 此則爲起因 宇宙一切時 阿德摩乘載 即此
爲住處

觀此所說時自性決定儻來四轉皆非我因而我自在故我

是實宇宙爲我所乘載時亦我所乘載即爲住處實無所住
故我是徧是常通俗言我寧有斯義佛遮實常徧我而不遮
通俗所說之我寧有懼人放棄責任之事梵語常言稱我者
一語而阿德摩不在焉其主格單數則爲阿鞠業格單數則
爲帆摩具格單數則爲摩邪佛所遮我遮阿德摩非遮阿鞠
也此土說我我本俄字義爲頃頓展轉引申乃爲施身自謂
以俄頃之義爲我所謂剎那生滅如燄如流是亦不執我爲
實徧常也通俗之義大率相類唯言己者古音義與久相近
容是常我耳

佛法雖稱無我祇就臧識生滅說耳其如來臧自性不變即是
佛性即是真我是實是徧是常而眾人未能自證徒以生滅
者爲我我豈可得邪及得佛果佛性顯見即爲常樂我淨此

則涅槃經中所說第一義諦要知無我真我乃見然則是兩
說者亦櫻而後成者也今應說言依真我如來藏是實徧常起幻我
阿賴耶非實徧常依幻我說無我依無我見真我

涅槃既說佛性爲真我而大乘入楞伽經又說如來藏無我此
之參商若爲和會案楞伽云大慧白佛言修多羅中說如來
藏本性清淨常恆不斷無有變易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爲蘊
界處垢衣所纏貪恚癡等妄分別垢之所污染外道說我是
常作者離於求那自在無滅世尊所說如來藏義豈不同於
外道我邪佛言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若欲離於
外道見者應知無我如來藏義爾時世尊即說頌言士夫相
續蘊眾緣及微塵勝自在作者此但心分別詳此文義外道

所說我體不離五蘊五蘊是生滅法不與如來藏相契是故
佛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無我如來藏者即謂如來
藏中無有如彼外道所執我相斯乃正與涅槃相成曷嘗自
爲參商邪又諸言我外道通俗種種不同通俗言我對彼而
說而此如來藏者法性一如無有對待亦且不同通俗所說
之我若諦言之有我無我皆不可說何以故本有自體故非
無我非生滅識非蘊界處無有對待故非有我亦如法身非
有形骸肌肉毛髮豈得說之爲身邪然則第一義諦一切言
說皆不相應惟是隨順假名示以標的以諸名字皆依世俗
造作非依真諦造作故

或疑果有輪轉情命要當有數今則孳乳繇衍知不爾也應答

彼言佗方來生且不置論局論此土上古草昧傍生多則人少矣今世開拓人多則傍生少矣互爲正負亦豈見其逾溢也但人趣孽衍則生存競爭轉烈此作易者所以憂患

未證無我者依比量可得證成無我依見量不能證成無我

此所

謂見量據因明所說見見別轉不帶名種者非唯識性真見量也然舊或說爲非量者乃以意識分別妄見歸咎意根耳

康德言我之有無不可知斯其慎也若上帝者惟是非量亦言上帝有無不可知何哉生長彼土不得不維持彼土世法爾

一切有情悉有我愛我不可見惟依勞力以見諸愛我所有法者情之厚薄不在彼境親疏緩急美惡勝劣之差而在勞力劇易之差文人之矜惜筆箸大農之固護金錢比於五欲增

上數倍而勤苦聚財者愛及糞壤世承家業者塵土千金即其驗也以我爲勞力所依故不捨勞力者捨其所依亦難中土衣食之資皆以營作得之印度則以任運得之勞力既殊故惜生捨生之念亦異佛法既入知求解脫者衆矣而專趣大乘不趣小乘者豈非不欲速證涅槃故邪佛初出世成就印度無學聲聞甚衆而聽信大乘者希比及象法菩薩轉多信仰大乘之風亦盛則以世務漸繁治生稍劇故也外及遠西人貴自立其承祖父遺產者又視中土爲寡而出世之念幾絕矣然人生苦痛甚多勞力一端亦不障道

觀所緣緣論云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見許眼等識帶彼相起及從彼生具二義故又說極微是緣然非所緣和集相

是所緣然非是緣互闕一支皆不成立其論至明了矣設有
難言既許內色似外境見內色惟是自心相分何故同時同
處不能普見內色而以遠近去來成此隱顯差別論者必言
臧識雖具一切相分而爲末那所執局在形內是故不能普
見應復難言若境界在外者汝義可成既說內色內色則是
臧識所具臧識雖被末那束於形內而此內色豈復在外唐
申此救豈能解惑論者必言眼識生時藉空明緣以內色無
空明緣是故不能內見應復難言空明緣者亦是自心相分
無有外境既具在心何因闕緣而不能見又眼識生非一切
時藉空明緣如睡夢位所見景像從眼識生而彼豈有空明
外緣是故此救亦不成就論者必言臧識普見即同無見是

故自心不能了別應復難言普見則同無見我亦許立然彼觸受所得既非外境還即自心內色一分同在普見之中何因獨能偏見論者又言自心相分是種非果果則能見種子非見是故無普見事應復難言既無外境有何所以而成此果應一切時惟是種子終不見果而今有果能見此救不成爲說至此唯識諸師皆窮是故我今救言一切鑛物皆有臧識隨其大小以爲身體識與識者體相名數等無差別由彼臧識與已臧識對構方能映發識識相遇如無線電對至即通不煩傳送如是已識方起自心相分變見似彼境界爲所緣緣彼識不與已識對者除睡夢位亂意識外則自相分不能變起由是遠近去來能成隱顯差別無同時同處普見之

過彼若詰言鑛物可許有識而彼真空淩定無識不能對至
何因自心相分變見真空可觸可見真空既非含識而可觸
見即知鑛物亦爾汝義不成應荅彼言誰說真空是可觸相
直無觸耳又此真空亦非可見琉璃瓶中排氣令盡自外望
見曾非真空惟是空一顯色而彼顯色是白日光或燿火光
日火有識與己識對是故相分變見日火光象非見真空汝
難不成彼復難言既執鑛物有識所見則成外境何得說言
自心相分應荅彼言外境是無佗心實有唯識云者許各各
物皆唯是識非許唯有自心一識說有佗心豈成違礙又今
所見且非佗心但由佗心對至自心即有相分變見無所難
過佗心亦能自見相分而此所見唯是自心相分非是佗心